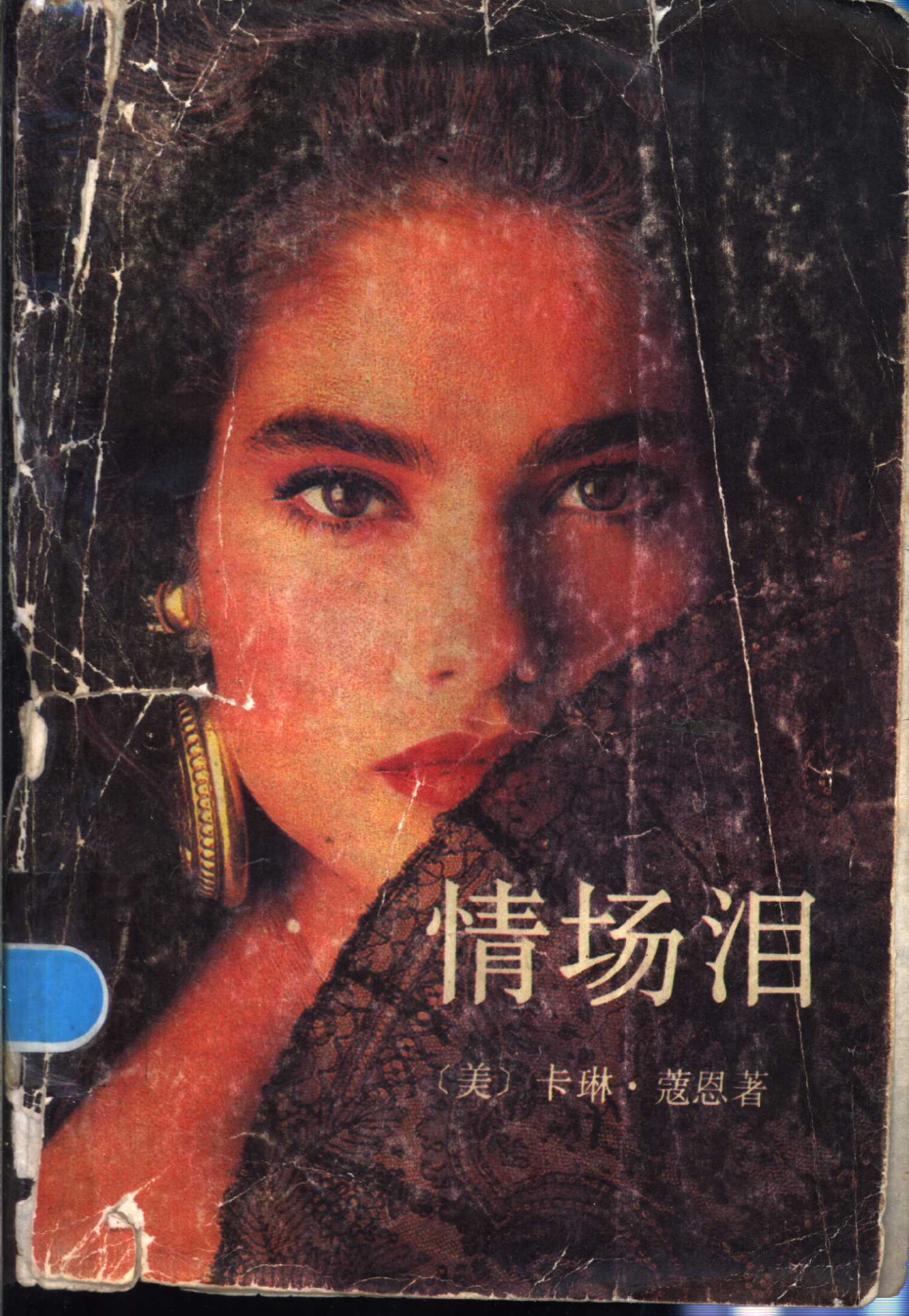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情场泪

〔美〕卡琳·蔻恩 著

情 场 泪

〔美〕卡琳·寇恩著

吴 力 励 译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北京·1989.

THROUGH A GLASS

by Karleen Koen

Random House, New York 1969

根据美国《读者文摘》出版公司1969年版译出

情 场 泪

〔美〕卡琳·蔻恩 著

吴力励 译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开本 28.75印张 642千字

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3 000

ISBN 7-80050-132-9/I·20 定价：9.00元

上 卷

早 期 阶 段

英格兰和法兰西

1715—1716

第 一 章

两个由于气愤而提高了的声音，从图书室半开的窗户传出来。芭芭拉听出这是谁的声音，便停了下来，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一个她可以偷听的地方。几秒钟以后，她就躲到了古老的常春藤之中。那常春藤攀缘在住房柔和的粉红色砖墙上。它密实、顽强不屈地攀缘着，很不情愿将这所房子显露出来。它的藤蔓简直和她的手腕一般粗细。每年春天，它都伸出狡猾、纤细的绿色手指，在窗框底下蜷缩着，并伸到了房间里去。而每年春天，她外祖母都镇定地用一把缝纫剪子将这些“手指”剪为碎片，并命令园丁们将它修剪成形。现在，在十一月份，它顽强地攀住这所房子，寒冷已经使它的一些光滑的深绿色叶子变成了棕黄色的。

“傻瓜！冒失的小傻瓜！”

她母亲的声音从图书室里清楚地传出来。

“你以为我会赞同吗？你打算爬过来象只挨了打的狗一样乞求我同意吗？同意！我会杀了你的。你明白不明白，你干下了什么事？你想到过没有——还是除了两腿之间那个硬梆梆的突出的家伙，你别的什么都感觉不到？”

要想说出她母亲的声音产生的效果是不可能的。她的声音通常低而沙哑，当其中掺杂着愤怒和轻蔑时，简直使人冷战。

亨利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。于是芭芭拉想移动一下，离窗户近一些，以便听清楚一点儿。可那常青藤顽固得很。

它是最先到这儿来的，和这所房子同龄。这房子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伊莉莎白一世时建造的。它不规则地延伸了好几层，那曾经是很时髦的特色现在被认为是古怪的、老式的：螺旋状的砖砌的大烟囱都各不相同；整所房子都是人字屋顶，轮廓鲜明，窗户上有许多吹制而成的小方格玻璃，黑暗寒冷的房间，凹凸不平的地板；外面，有无毛榆树，一片玩滚木球的草坪，几个鱼塘，和一座使人如入迷津的老式花园。芭芭拉爱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既是她的出生地，又是她的家。她熟悉每一条小路，每一个池塘，每一片果园和楼梯上每一处吱嘎作响的地方。在这里她感到安全，感到为人喜爱……除去她母亲来作客的时候。幸运的是，那并不经常。她想，一定是亨利使她从伦敦到这儿来的。她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她想象着母亲那白白的美丽的面庞，为哥哥感到祸事就要降临了。

“你真是个大傻瓜，”她母亲说。她那轻蔑的声音使人气馁。“这件婚事根本不合适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合适。我告诉约翰·阿什福德的时候他都震惊了。”亨利一定是做出了某种动作——她可以想象出来，他蜷缩在椅子上，脸色就和他的母亲的一样冷酷无情。他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努力压住自己的怒火——因为她母亲的声音变了。

“对，我告诉他了！还有他女儿站在他身边听我说的。如果她没有象个软弱的低声哭泣的孩子一样哭，她父亲会揍她的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是处在那种地位，我也会那样做的。上帝，我真想揍她！至于说你，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原谅的。我们现在的所有联姻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——这一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明白！”

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严厉，带着结论性。芭芭拉知道，对前途总是缺少考虑的亨利，一定让他们的母亲从伦敦的突

然到来，让她那果断、明确、令人冷战的行动弄得无所措手足。

“这个家真该诅咒！”亨利说。“你也该诅咒。我爱她。我和谁结婚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能够做出的丑事，还没能比得上你和我父亲已经开始——”

啪的一声响，这是手掌打在肉上的声音。芭芭拉的身体猛的一动，就好象不是亨利，而是她，刚刚挨了耳光。

“不许在我面前再提你父亲的名字。”

在她的话里，含着多少恶意啊。

“他不在我的生活中了。就如同简不在你的生活中了一样。她在几个月内要和她的堂兄结婚；阿什福德一家人已经在给她打行李，送她到伦敦一个亲戚家去住。而你也离开，亨利。明天。在意大利呆几个月。到法国旅游一下，应该使你这样的青年增加必须的教养和耐心……什么？冲动？对，冲动的品质。我觉得冲动比愚蠢好。你的脸，亨利！我真希望你能看见它。说到意大利，使你心中那热烈的情人多少冷了一些，是不是？”她大笑起来。“我原想会这样的。”

对母亲表示出激情来，那真是犯了致命的错误；她抓住它，用它来猛击你。她的声音现在不那么大了，她一定是在房间中移动了位置。芭芭拉得踮起脚尖来，使劲地听，因为她周围的长春藤采取不合作态度。

“你在这一点上要服从我的命令。梅里斯会一直和你在一起，直到你上船，这样，在你和你的小情人中间就不能有那浪漫的决别了。而且从现在起，九个月以后，就不会有那种决定性的突然袭击了！这件事结束了。接受这一点吧。这是童年时的恋爱，是短暂的火花，是许多次中的第一次，我相信。我让你自己去想一想，我亲爱的亨利，如果你能够振

作起来的话。”

一片沉默。芭芭拉想到哥哥那儿去，但她知道比这更好的做法。他受到了羞辱，突然的、无情的、彻头彻尾的羞辱。他不会想让她目睹其后果的。她把一只脚挤到一根粗粗的长春藤上；她要爬上去一点儿，只要够她从窗户往里面看他的——

“芭芭拉小姐！”

她吓了一跳。无疑，这是一个侍女在叫她，要告诉她，她母亲回家来了。嗯，要是有点儿运气，她就能完全错过她母亲的这次来访。或者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就在明天母亲回伦敦之前见她一会儿。她从常春藤上退下来，逃跑的本能和想看亨利的愿望使她犹豫不决。

“芭芭拉小姐！”

那个侍女的声音现在离得近了。逃跑的本能占了上风。她跑过图书室游廊宽宽的石板台阶。她跑着，经过外祖母凋谢的玫瑰园。树丛现在都光秃秃的，刺和肥厚的蔷薇荚果使它们显得很难看。夏日那些芬芳的花瓣都进入了她外祖母的百花香、白兰地、葡萄酒和药物之中。她跑过剪短的紫杉树篱笆，它那浓密的阴影会使她不至于被发现。紫杉树的边上是小树林；一旦到了那儿，在外祖母的一个佃户的农舍温暖的厨房里过这个下午就很容易了。可以在主妇烘制冬日的野李子馅饼时，在谈论谷物和大麦的收成，谈论制糕饼的方法和孩子们的时候，呷茶，吃黑莓或者是核桃了。

“芭芭拉小姐！”

她加快了速度，斗篷在她身后象一领黑帆一样翻滚着。小树林在前面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。就好象外祖父的猎狗正紧跟在她身后似的朝小树林跑过去。现在没有关系了，没有

人能从房子里看见她了。母亲在家呢。

在塔姆渥斯公爵夫人的客厅里，奥尔德里子爵夫人戴安娜坐在一张扶手椅里，把双腿放到一张老式凳子上。凳子带有饰花，银色缘边，凳子腿沉重，是深色的，呈螺旋状。她是个美丽的女人，黑头发，紫罗兰色的眼睛，白白的肤色，美妙的红唇。而她用胭脂、香粉和颜料使这一切都突出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。她的相貌使人产生错觉。她具有马一样的精力(和灵敏性)。生了十一个孩子给她带来的只是失去了腰身的美，并使她的脸的两边，从鼻子到嘴的一条无情的皱纹加深了。而前者她用腹带加以了掩饰。她身边，一个年轻姑娘正不安地在她背后安放枕头，并把她的罩衫的皱褶捋平整。戴安娜挥手叫这个姑娘走开。她对这侍女的注意并不比对一只恼人的苍蝇的注意更多。她看了看扶手椅旁边桌子上的一盘蜜饯(丰满的糖渍小李子)，挑了一个，慢慢地咬起来。一些粘乎乎的李子汁从她的嘴角流下来，玷污了罩衫的前襟。

她的母亲，拥有亡夫遗产的塔姆渥斯公爵夫人，坐在一把直背椅上，不耐烦地等待着。她那尽是皱纹的双手合拢着放在手杖上，眼睛盯着戴安娜，颞上的一条肌肉不时地抽动。公爵夫人不象她的女儿，她从来也没漂亮过。这一点曾经是要紧的，但现在不再是要紧的了。时间处理了这样的事情，夺走了她的青春和肌肤，直到她成了个微不足道的人；但这一过程使她脸上坚强整齐的颊骨，使她眼神中敏锐的智慧和意志突出了，所以现在，在六十多岁的时候，她有了一种风采——那是由性格、年龄和力量构成的——那是有紫罗兰色的眼睛、美丽的脸庞的戴安娜永远也不会有的(但另一方面，性

格并不是戴安娜为之感到忧虑的东西)。公爵夫人眼瞅着女儿挑了另一个蜜饯慢慢地吃着。

“够了，戴安娜，”公爵夫人说。她象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女儿。看在理查德面上，她总是十分忍耐，保佑他那去世的灵魂吧。她不能再忍了。“让这姑娘出去，”她用她那生硬的语气说。

沉重的门在那个姑娘身后吱吱嘎嘎地关上了。

“亨利。”公爵夫人突然说出了他的名字。

戴安娜舔着自己的手指头，从容地逐个舔了每一个。公爵夫人知道，这一动作是故意的，于是她神情漠然地呆在椅子上，虽然她的手直痒痒，真想拿起手杖来，横着打她女儿的后背。在她们共同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，她和戴安娜都在进行意志之争，她可不打算允许戴安娜在后期取得胜利。她没想到，她写信告诉戴安娜她对亨利和简的疑心后，戴安娜会从伦敦来到这里。她原打算自己处理这件事的。所以，戴安娜今天的突然出现，对于她来说，就和对亨利一样，使人吃惊，使人伤心。因为她知道她女儿是怎样处理了这一局面。她无情地直取咽喉，根本不考虑任何人的感情或是需要。

“他很生气，”戴安娜慢吞吞地说。(她的声音低而沙哑，和她的眼睛一样与众不同，一样动人。许多年前，她初次去伦敦，作为基特年轻的妻子，挽着他的胳膊的时候，男人们能够谈论的，只是她的美丽和她的嗓音。)“生气，并且反抗。这种对抗态度不难对付。现在，如果这是芭芭拉……”但她从那种思路中改变了方向。“而他从反抗转向了……屈服。他象他父亲一样，没有骨气。”

公爵夫人不灵活地站起身来，一瘸一拐地向一个带铅条的窗户走去。从这些窗口，可以俯瞰一块平地。那是由黄杨

灌木组成的园子，经过严格的修剪，以保持具有整体感的图案。理查德为这个园子干了一年多，设计它的图案：那是一个A字，在每一边都由一个S包围；他还选择砾石，种植灌木，指导园丁怎样准确地进行修剪，并将大簇的花朵编织进这一图案。现在，这地方很不整齐。她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件事……但不是现在。现在她得对付戴安娜和亨利引起的混乱——他也许是象他的父亲，但只是在某些方面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她的外孙子。而戴安娜本人也惹出了好几个乱子，得要清理一下呢。她的双手抓住了手杖盘根错节的金柄。

“你伤害了他，”她说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“我当然伤害了他！你写信告诉了我这件事后我还会做什么呢？向他们这一对儿祝贺吗？”正如她这种心不在焉、自私的人通常的做法一样，戴安娜在一心想别的事，根本没注意到，公爵夫人消瘦的脸上掠过了厌恶的抽搐。

“我得说，母亲，简直使我感到惊奇。在我看来，她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任何男人，即便她和亨利是一起长大的。她很柔弱，也不漂亮，特别是当她哭的时候。当然，亨利当时想的是他两腿中间的东西，任何东西都可能吸引他的。好了，他明天就要离开了。梅里斯现在正在装衣箱。我给意大利的卡罗琳·莱顿写信了。你还记得她吗？”

公爵夫人严厉地点点头。

“亨利将和莱顿一家住在一起。他们欠我个人情呢。而且我又那么了解卡罗琳——她特别喜欢年轻男子——她肯定能使亨利更加了解女人。”戴安娜恶毒地大笑起来，她那尖利的小牙隐隐地闪现出来。“而且还有法国呢。在法国和卡罗琳之间，六个月之后，可怜的简将不过是隐隐约约的回忆罢了。”

“你想得可够周到的，”公爵夫人从窗户那儿说。她说的不是恭维话，但戴安娜没注意到。

“我总是很周到。处在我这种地位，人得学会这样。”她的语调挺辛酸。

公爵夫人冷笑了。只有这一次，聪明的戴安娜，美丽的戴安娜，落在了一张不是她自己设置的网中。如果公爵夫人本人不是象现在这样有牵扯的话，眼看着女儿在曲折复杂的情况中拼命地挣扎，她几乎会得到享乐的。但她是有牵扯的——仁慈的上帝在上，罚罪有应得的戴安娜和基特下地狱吧。他们终生都愚蠢、不顾后果。基特喝酒；他们两个人都赌博，输掉了不归他们两个人所有的钱；戴安娜就象个下贱的南渥克妓女一样往来于床第之间，而这一切，相比于五个月以前基特的逃亡法国，却黯然失色了。基特刚刚逃走，来逮捕他的法警就到了。他被指控为支持斯图亚特的觊觎王位者登基，反对新加冕的英国新国王——汉诺威的乔治一世。戴安娜不仅对他留下的巨额债务，而且对他的叛逆行为，都负有法律责任。而她谁也没问，就向国会申请离婚，这几乎是前所未闻的。说到底，婚姻是神圣的东西，永远具有约束力，而人们必须妥善地处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。噢，是有一些非正式的分居，有时凶神恶煞般的法庭为了金钱和寡妇产业的问题争吵不休。但离婚本身太罕见了，太违背上帝的教导了，也会引起太多的麻烦和丑闻（双方都会抖出许多家丑来），所以很少有人尝试。全家人，包括年轻的现公爵，都骚动不安，名声都让他的举动，而后又加上她的举动，给玷污了。在孙儿孙女们中，年轻的现公爵最不受公爵夫人喜爱了，她总是称他为“艾比盖尔的那个又肥又呆的小子”。

想到她的一个女儿和女婿竟然给全家带来如此的危害，

公爵夫人被激怒得几乎不能忍受。所有那些她和理查德在忠心的服务中度过的年月——他们积攒下来的钱和土地——都受到了一个既管不住酒，也管不住嘴的毫无责任心的赌徒的威胁，也受到了一个不知“忠实”之意的女人的威胁。谢天谢地，理查德死了。她曾经要给认识的所有人写信，凭着自己精明的执拗和政治手腕把事情多少办好一点儿。但是，时间、年龄和大事件（所有那些死亡——都撕碎了她的心）使她太容易疲乏，太容易对她周围的人搞的诡计感到厌恶了。因此，她只是与戴安娜同样抱怨地说，“奥尔德里一家人总是对斯图亚特王朝尽忠的傻瓜——”

敲门声使她停了下来。一个远房亲戚，汉娜·亨里，走进了房间。她是贫穷的女亲戚中的一个，家里没有足够的钱或财产使她结一门好婚事。她靠公爵夫人的施舍过活，给戴安娜的孩子们做家庭教师和保姆作为回报。她既不是家庭本身的成员，又不是仆人，而她的寄居地位在她的脸上刻划出了辛酸的皱纹。她向两位妇人行了屈膝礼。同时说：“对不起，戴安娜堂妹，找不到芭芭拉。”除了堂妹，她拒绝用任何别的称呼叫戴安娜，固执地坚持着她们双方都很憎恶的亲戚关系。

戴安娜盯着她。被称为亨里堂姐的她很快地说，“他们一直在找，有一个多小时了，但谁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”

一片沉默。亨里堂姐赶快又说了些话。“芭芭拉是最难管的了。她谁的话都不听，经常很放肆。我竭尽全力地尽了我的职责，可是——”

“很显然，你的竭尽全力不够好。你要教我的女儿法语、地理和适当的举止。我看到了，你在举止方面没教好。让我们寄希望于她能讲体面的法语吧。”戴安娜突然不谈她的

大女儿了。“我的别的孩子们怎么样？”

亨利堂姐报告了她照管的其他孩子们的情况：由于决斗，亨利被学校开除了。这一点戴安娜堂妹已经知道了；汤姆在埃顿；小基特拉丁语明年就能学得差不多了；夏洛特给她母亲缝了一个刺绣样品；安妮正在学祈祷文；而婴儿有些咳嗽。

戴安娜要她退了下去。无论她怀有什么样的做母亲的情感，现在也已经得到了满足。

“告诉我芭芭拉的情况，母亲。”

她的话引起了没有提防的公爵夫人的注意。她的女儿根本不关心她自己的孩子；她就象一只猫一样毫无考虑地生下他们，一旦可以，马上离开他们。要说呢，只是芭芭拉是戴安娜的孩子们的真正的母亲，在精神上是，如果在肉体上不是的话。而公爵夫人本人在这里，在塔姆渥斯养育了他们全体。这种对她的宝贝儿芭芭拉感到的突然的兴趣，不是个好兆头。戴安娜此行，除了为了亨利，还有什么目的呢？

“自从你上次见到她，她长大了——”

“没长高吗？”

“不，长高了。她比从前更象你父亲了。”

“噢，也许这没什么关系。”

戴安娜就好象没在听她母亲说什么似的说出了这句话，她正迅速地在脑子里重新计算了一下资产负债表。“她还瘦得象只秧鸡吗？”

公爵夫人撅起嘴。当然。戴安娜一定在为这丫头找丈夫。嗯，上帝保佑那个男人别瞎别瘸吧。她相信，戴安娜这样垂死挣扎的时候，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。

“她的乳房会丰满起来的。她和我一样，成熟得晚。她还

没到十六岁呢。她会胖起来的。”

“她漂亮吗？”

“她不是你原来那样的美人，戴安娜，但是，她会成为美人的。”私下里，她认为自己的孙女美丽。她没有戴安娜那样的黑发，那样富丽炫耀的美，而有理查德那样的美——那种淡淡的、天使一般的美。有他的蓝眼睛，他的金红色的头发，他那可爱的心形脸，加上迷人的一笑，简直使你神魂颠倒……噢，理查德……当然，还有芭芭拉的固执和骄傲，还有她的冲动，和她的脾气……她没有她外祖父那天使一般的性格，只长了他那样的脸。

“母亲，你没在听。我问她法语说得好不好。”

“当然好了，”公爵夫人不悦地说。“我亲自教的她。我可能要被埋葬在乡村，可我还记得好家庭里出来的年轻女子应该具备什么。这么说，你是在为她计划一门婚事了，对不对？”她装作好象戴安娜并没有使她感到惊奇，好象芭芭拉结婚不过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的确也是，这姑娘十五岁了，戴安娜十六岁的时候已经结婚，怀着第一个孩子了。（当然，那违背了她和理查德的愿望）。

“有一个伯爵陷入了我的圈套。他在我的埋伏线上蠕动、挣扎。最后还是上钩了。他经常一个人去法国旅行。而等到有孩子了或者他感到厌烦了，很自然的，他就会想要他年轻的妻子和他一起旅行了。”

公爵夫人提心吊胆地等待着。该死的戴安娜。这突然宣布的为芭芭拉制定的婚姻计划，使她猛不防吓了一跳。可她不想让戴安娜看出来。她原想亲自开始料理这件事的，也许是明年吧，等丑闻平息下去一些以后。现在，戴安娜出其不意的来访，引起了她对亨利和这件刚刚得知的消息的忧虑。

她的双腿很疼痛。她可以感到，那疼痛正往上向坐骨延伸。她想挺住，这样的恼人的事情是不应使她失去镇静的。她是一个战士的寡妇——英格兰最优秀的战士的寡妇。她的儿子们死了，而且在去年，她的女婿又宣布，他自己是一名叛徒，她的独生女儿也申请了离婚。在那些事发生以后，一项不称心的婚姻计划算得了什么呢？没什么了不起。没什么。只是她爱芭芭拉，戴安娜却不爱。她谁都不爱，只爱她自己。

“他是罗格·蒙哥夫利，”戴安娜说，同时观察着母亲的反应。

罗格，那副漂亮的面孔浮现在公爵夫人的脑海里，她十分惊奇。他是个很亲近的老朋友了，在军中给理查德当了许多年副官，在理查德病危的时候，一有时间他就来看望……尽管他当时奔走于英格兰和汉诺威之间。这一事实并没使他受到故去的女王的钟爱，但在一个汉诺威人登上王位时他可大大地得到了好处。一位伯爵……对，她知道罗格被授予了伯爵封号，虽然此时她对于这件事的详情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。但这……亲爱的耶稣！她是老了，竟使戴安娜能用这样的消息来使她感到惊奇。为什么没有人给她写信呢？戴安娜会是那么聪明，弄得神不知鬼不觉吗？呸！戴安娜永远不会比她聪明的，无论她变得多老，多健忘。罗格。一种回忆触动了她。是某种隐约使人感到不安的东西。在记忆的角落中，一种不安之感正在象针一样刺她。但罗格的面孔又出现在她面前，以他独一无二的样子微笑着。于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。罗格是个精华，他具有一个男人可能具有的一切迷人 and 勇敢的东西。而他知道这一点，他是个聪明人。只是，对于芭芭拉来说，他年龄太大了……然而……在脑海里，罗格向她微笑着……然而……